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工作报告

2012年第03号

总第03号

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对于中国在大洋洲
影响力增长的分析

费晟

2012年11月18日

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非经允许，不得转载翻印

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对于中国在大洋洲影响力增长的分析

费晟

位于夏威夷大学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观察和分析中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影响。其中，由 Terence Wesley Smith 领衔的学者群格外关注近年来中国在大洋洲岛国的活动。2007 年，Terence 发表了研究报告“中国在大洋洲：太平洋政治格局的新力量”。¹2010 年，同一主题的论文集得以发表，并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关注。²可以说，这些研究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美国学界对中国与大洋洲关系的最新认知与判断，值得我方关注。以下根据其报告来介绍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

作者首先简述了近年来中国在大洋洲的活动：即大量的经济援助、投资以及政治交流。2006 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的举办是中国在大洋洲确立全面影响的重要标志。面对这种态势，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在冷战中曾经与西方联手遏制了苏联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但现在毫无疑问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主宰的既有区域政治格局构成了挑战。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中国大陆在大洋洲扩张的背景与动机。从中国自身的需要看它们包括：1、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扩大自己在国际舞台中的支持者。2、中国迅速膨胀的经济体需要更广阔的原材料产地与海外市场。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在大洋洲区域越来越活跃是其国家发展崛起的自然结果。中国在这一区域内的活动从属于其更大的、整体的外交战略，而不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区域扩张，它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并不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在大洋洲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并不是美国对这一区域不够重视的结果，恰恰是因为西方近年来对大洋洲的掌控政策引起了当地社会的反感。

因为美国特别是澳大利亚作为区域内传统的霸主，往往在各种援助项目中绑定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近年来强行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试图将岛国更深地拖入国际市场体系，在进行经济与民事援助的同时还附带民主化等政治条件。这引发了许多岛国民众的不满。而中国的援助更为慷慨和纯粹，除了要求当地国家

¹ Terence Wesley-Smith, “China in Oceania New Forces in Pacific Politics”, East-West Center, 2007.

² Terence Wesley-Smith and Edgar A. Porter, *China in Oceania: Reshaping the Pacific?*, Berghahn Books, 2010.

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外，基本不附带任何额外的条件。从长远看，美国及其盟国根本无力与中国竞争。随着大陆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台湾也很难在“援助外交”上与大陆抗衡。

因此，作者最后的结论是，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必须承认和接受中国在这一区域发挥重大影响作用。最现实的目标是，美国等盟国要努力让中国在扩大自身影响力时，承认自己的传统影响力，接受区域内既有的游戏规则。而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撼动或者取代美国地位的行动，总体表现是建设性的。

作者反对一味强调中国威胁论——这是美国学术界在针对相关议题时惯于抛出的陈词滥调。他认为必须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且澳洲、新西兰等实际上履行区域领导权的国家很可能得做出主动妥协。这个和中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扩大影响的后果是类似的——尽管那里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西方很容易把中国的积极活动理解为对美国的挑战。

作者也提示了中国在大洋洲区域扩张面临的问题。首先，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安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国援助和外交政策的持续力，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压力。其次，中国的大量投资需要注意尊重当地传统和风俗，特别是环境后果，否则可能遭遇来自草根集团的巨大阻力。第三，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居民发生的纠纷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麻烦。第四，中国在涉及区域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如气候变迁、海平面上升、海洋生态保护等事务上应该做出更大的让步和努力。第五，中国要考虑如何接触那些不处于交通要冲、也没有许多自然资源的岛国，如何深化与它们的外交。第六，中国要特别关注岛国领导人个人的喜好和外交倾向，这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未来大陆与台湾的外交竞争结果。

应该说，Terence 的这些分析是非常敏锐和现实的。他反对既往学者认为美国因为不够重视亚太事务而“失去”大洋洲影响力的观点，强调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要求与其对话、引导沟通而不是强硬遏制。此外，作者注意到了中国“软实力”对大洋洲的影响正在增强，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事实上，中国在大洋洲的“软实力”根本无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或者说，我方只有影响力，没有感召力。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外交战略的实际操作中缺少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对该区域的交流主要是侧重经济投资与援助，强调对既有国际格局的接受。这既有利于 Terence 这样的学者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却也令某些学者指摘中国的海外扩张唯利是图，不顾所谓国际道义。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能够接触的对象都是当地精英阶层，中国对其底层人民很难产生影响。问题在于，这里的“国际道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经验的自由民主制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因此对中国来说，一个悖论或曰困境是，如果将影响力扩散至各个方面，那么必然成为对美国区域霸权的“挑衅”。事实上，目前最现实的政策或许是，根据中国维持社会内部稳定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战略目标，中国在大洋洲的活动一方面应继续保持援助的单纯性，回避内政问题，但要求华侨与中国资本对当地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足够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更多关注地缘政治格局中受冷落的边缘国家（如赤道以南的岛国），同时对大洋洲环境变迁、海洋生态保护等建设性的议题加大关注与投入。